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地利〕弗洛伊德 著
李 燕 译

- 人类认识自我的新里程碑
- 入选“改变美国的20本书”
- 第一部以科学方法研究梦的心理学巨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奥地利〕弗洛伊德 著
李 燕 译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解析 /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李燕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1

ISBN 978-7-5502-3590-8

I. ①梦…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087号

梦的解析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特约编辑: 李娜

封面设计: 刘淑媛

版式设计: 王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4印张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590-8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导 读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进入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室,受到了最完备的教育,在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布吕克的研究室。1882年他做了医生,他称这一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1885年秋,他离开医院赴法国深造,他一生的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便由此开始。他对“歇斯底里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他以前,医学界把这种病断定成一种“子宫倒错”的妇女病。弗洛伊德把它诊断为神经系统的病症,并用催眠术加以治疗,在精神病治疗史上掀起一次革命。他发表了著作《歇斯底里研究》,这是精神分析方法的开始。

弗洛伊德创立和发展心理分析理论的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研究心理治疗方法和建立心理过程的一般理论,代表著作有:《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性欲理论三讲》和《心理分析导论》等;后一阶段主要是把心理分析的一般理论应用到考察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其学说也因此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代表著作有:《超越愉快原则》、《群众和人类的自我分

析》、《自我和本我》和《文明和不满》等。

《梦的解析》初版于1900年，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己认为书中阐述的理论是他所有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此书初版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1930年左右才“震撼了整个世界”。《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科学的基石和其中最艰深的部分，精通于释梦技术的人也就掌握了理解神经和精神症症状、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和宗教仪式的钥匙。

弗洛伊德认为，梦中所见的人物和情景是梦的显象内容，暗藏其中的意义就是梦的隐义。梦的显象只是一些伪装，唯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揭示其真情，展露其隐义。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把个体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领域。本我以“快乐原则”追求直接性欲的满足；自我以“现实原则”为指导，但它受制于本我的意志；超我即“道德化的自我”，它以“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以达到自我理想的实现。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是无意识的性欲，即“里比多”，人的一切行为都带有性的色彩。人的根本欲望受到自我、超我层面上的道德、社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限制、压抑深藏于潜意识之中。这也是精神疾病的根源。人在睡眠时由于超我监督的松弛，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乘机混进意识就成为梦。成年人的梦经过各种伪装，变得神奇不测，因此，梦的出现总是歪曲的，很少与现实相同，虽然如此，但它是欲望的满足。梦是人的意识深层活动的最关键环节，梦的释义是了解人的潜意识的重要途径。这是弗洛伊德对梦进行研究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发现。

《梦的解析》出版于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学说之前，但是它对此种学说有重要的意义。精神分析有三个支柱，即潜意识的心理机制、抗拒和压抑的作用以及性的重要性。这三个支柱的雏形都出现于这本著作之中。不仅如此，而且弗洛伊德后来发展起来的许多重要思想也都在这部著作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 录

导 读 / 1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之前涉及梦的科学研究 / 1

第二章 梦之解析方法的研讨：对于一个梦的解析 / 3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实现 / 20

第四章 梦之改装 / 27

第五章 梦的素材与根源 / 48

一、梦中的近期印象和未有关联的印象 / 49

二、孩提时的经验形成梦的根源 / 67

三、梦的肉体方面的根源 / 92

四、典型的梦 / 108

第六章 梦的运作 / 134

一、凝缩作用 / 135

二、移动作用 / 153

三、梦的表现形式 / 156

四、梦素材的表现力 / 176

五、梦的象征 / 184

六、算术及演说的梦的一些例子 / 223

七、梦中的理智活动与荒谬的梦 / 237

八、梦中情感 / 265

九、再一次的校正 / 287

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 301

一、遗忘 / 303

二、后退（退化）现象 / 317

三、愿望实现 / 328

四、从梦中惊醒——焦虑的梦 / 345

五、潜抑——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 / 355

六、现实——潜意识与意识 / 370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之前涉及梦的科学研究

下面我将阐述应用心理技巧来剖析梦之可能性，并就此显示一切梦都充满了特殊意义，还与梦者白昼的精神活动相联系。而后，我想再就诸梦所内含的奇异暧昧的东西作一番推理，可以由此发现梦在形成过程中包含的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使梦的问题便于人们了解，我为此努力探讨了一下对有关梦的诸多说法作一整体分析。

在本书中我先将早期及其当代有关梦的说法作一简要的推介，因为在此后的推理中，我没有机会再谈到这些。虽然梦的存在在数千年前就令人困惑难解，但从科学角度研究其实仍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一切有关这方面的说法，从未有人能引用一家之言概括所有的现象。读者也许曾有过一些奇异的体验或与此有关的许多素材，但真正对梦的本质和对其根本的解释，确信知者甚少。诚然，那些受普通教育而非释梦专家的人在这方面的知识则更为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对梦的看法，无不深深打上了他们对宇宙及灵魂的观点的烙印，而此类有趣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我谨推荐读者朋友详读卢布克、斯宾塞、泰勒及其他作者之大作。在我们没有完成释

梦工作之前，我们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他们对这问题的感悟及推测将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的对梦的观点迄今仍深深左右着许多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坚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广泛的联系，所有的梦都是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启示使然。就这样，它必对梦者起非同寻常的作用，换句话说做梦是在预卜命运和前途。因此，梦内容的千奇百怪及其对梦者自身所留下的特殊印象，令他们很难形成一套系统划一的理论，而有赖于通过个别的价值及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所以，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的不同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观点的差异。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曾谈到梦，当时他认为梦是心理所致，它并非依靠自然，却是人的一种精力过剩的产物。他说的“精力过剩”，意思是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未超出人类精神力的法则，当然，这或多或少对某些人而言，与神灵是不无关系的，梦是依梦者本身睡眠深度不同所产生的不同层次的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曾讲述过某些梦中的特点。例如，他注意到梦可以从轻微的睡眠中感知强烈的感官刺激（当一个睡眠中的人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温暖时，他也许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因此他推断梦能够告诉医师病人早期的、不易察觉的病兆。

由上，读者能够看出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人们并不认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决相信神秘因素的存在。所以，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就一直无法达成妥协，古人曾尝试将梦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够给梦者以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类无价值、空泛的梦，只能带来困惑或引人步入歧途。

第二章 梦之解析方法的研讨：对于一个梦的解析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表明，我在梦的观念上受到传统观念的左右。我主要打算使人们理解“梦是能够解释的”，而曾经阐述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有所裨益的贡献，只不过是这份工作附加物。在“梦是能够解释的”这一前提下，我马上察觉到我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时下对梦的看法——事实上包含所有梦的理论，仅除了谢尔奈的以外。“解释”梦即是要赋予梦一个“意义”，以某些具有真实性、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以我们所见，梦的科学理论也丝毫无助于梦的解释。这是因为，根据这些理论，梦从本质上讲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仅仅是一种肉体的运动，通过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作品。外行的看法始终是与此对立的。他们强调梦的运作是根本不合逻辑的，可是他们虽认定梦是无法理解的，但却没有勇气否认梦有任何意义。经过本能的推论，我们能够说，梦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含义”，是为了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所以只要我们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就能正确地找出梦的“含义”。

非科学界始终在努力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尝试对梦作一番解释。

方法之一，是将全部梦视为一个整体，试以别的内容来取代。此法实际上就某些方面看来，却是利用“相似”的原理，而且有时手法相当高明。这便是“符号性的释梦”。但此种方法在解释某些看上去极不合理、荒谬绝伦的梦时，一定是十分蹩脚的。《圣经》上约瑟对法老的梦所作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头健壮的牛，继有七头瘦弱的牛出现，它们把前七头健壮的牛吞掉”，这就解释为暗示着“埃及以后会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同时预言“这七年会把前七年丰收所积蓄的粮食全部耗光”。大部分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所编造出的梦，多是运用此种“符号性的释梦”，因为他们就以我们普通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似”来体现他们的想法。而那些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则是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解释，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加以臆测未来。要想介绍怎样运用“符号释梦法”，那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其正确与否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与直觉的反应，正是为此，释梦才被认为仅是属于一些超前的佼佼者所独具的专利。

而第二种释梦方法，却有截然不同的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某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都同码册上的一般，可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符号内容予以解释。举例来说，我梦到一封“信”与一个“丧礼”，于是我查看那本“释梦书”，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礼”是“订婚”的代号，而后，我再在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意义间寻求其中关联的线索，整理出对未来所作的预示。在达底斯的亚特米多罗斯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出类同“密码法”的方法。但在释梦时，他不仅注重梦的内容，同时把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而，相同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男人或演说家与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之类的人，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每个片段必须分别处理。所谓纷乱的、怪诞离奇的梦，只有以这方法来解释。

以上所介绍的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其不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以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其局限性，无法广泛适用于一切的梦；而“密码法”的可靠性，却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的“密码代号”是否可靠。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定义毫无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轻易同意一般哲学家和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梦的解释是一种幻想。

然而，我本人却持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多次地被迫承认：古代冥顽的通俗观点竟比当今科学见解更能近乎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梦确实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探求此种方法即遵照如下途径：

数年来，我一直尝试着寻找对若干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强迫意念等）的根本疗法，实际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尔那段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导——“视这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全力以赴地在病人以往精神生活中寻找其根源，则症状便可消失，而病人能得以复原”，加之过去别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表现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困难，开始走上布劳尔所开辟的这条路，而直至我能在这条绝径上开拓出一番新天地。以后我将在书中其他地方另行详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所达成的效果。就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讨论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问题。在我让病人把他有关某种主题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全部告诉我时，就会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而使我想象到，梦能够用来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从前回忆间的桥梁；而第二步则演变成将梦本身作为一种症状，且可以依据梦的解释来追溯病源，给予治疗。

为此，病人本身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反复地嘱咐病人，留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可能减少心理上习惯性地对这些感受作出反驳。为了达到此目的，最好能使病人愉快地休憩于床榻上，合上双眼，完全杜绝任何内心所产生的反驳来抹煞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要

令他明了，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能否将一切涌上心头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不因为自己认为那并非重要、毫不相干、甚至愚蠢的就不说出来。他必须对自己的所有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见。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别的病状无法成功地被解决时，这一切就应归咎于他仍允许本身的批判妨碍了它的表白。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理，与他自己观察自身心理活动的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反省”往往只用作“自我观察”，所需的精神活动比较剧烈。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常是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进行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能保持那份悠闲潇洒。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精力。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运用他的批判能力，来拒斥某些一旦进入意识境界会令他感到不安的东西，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运行。而其他的一些观念，甚至在还没有达到意识境界，尚未被他自身所察觉便已被杜绝。但是，“自我观察”却仅有一项工作——抑制自身的批判力。而假若他能成功地做到这点，将会有无数的意念涌出，能毫无遗漏地浮现到意识里。而我们靠这些不被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就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加以解释。同样，梦的形成也可因此作一合理的解释。看得出来，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以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的分布来看，类似人们入睡前和催眠的状态。在入睡前，因为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致使不希望出现的意念涌上心头，从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这种松懈，我们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不希望出现的意念的涌现，通常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觉。但对梦或病态意念进行分析时，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意念，均被刻意地或熟练地废除，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仅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这浮现到意识的不希望的意念。

然而大多数人均发觉，要对“自由浮现的意念”采取这种态度仍有很多困难，这种“批判”的抛弃，实在不易做到。不符合希望的

意念，通常很自然地会引起巨大的阻力，而使这意念不能浮现到意识层。然而，若是引用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所说的话，我们便可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恰恰需此种类似的功夫。在他和科讷的通信中，席勒对一位抱怨自己毫无创作天赋的朋友作了这样的回答：“以我看来，你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对于你的想象力的限制。在此，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以一比喻来说明，假如理智对那已经涌进脑海的意念仍要做过于严格的检查，那便阻碍了心灵创作的一面。大概就某一个意念而言，它也许毫无意义，甚至极端荒唐，但随之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极具价值的。或许，虽然几个单一的意念都是同样的荒谬，但凑在一起，却成为一个极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实际上无法批判一切的意念，除非它能先将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志一一保留，然后由统筹作一比较批判。我认为，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使一切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然后再就整体作一检查。你的那份可人的批判力（或由你自己任意称它作什么），就是由于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心灵的那份短暂的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功量的深浅，则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师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抱怨自己缺乏灵感，实在都是由于你对自己的想法批判得太早、太严格。”

事实上，席勒所谓的，将大门口的警卫哨撤回来所做到的非批判式的自我观察，并非不可能。我的大多数病人，都能在接受第一次指导后便做到；而我自己若是把一切闪念一一记下，也完全可以很轻易地做到。这种批判活动，所消耗的精神能量日减，自我观察的能量随之日增。然而，此种情况尚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耗的注意力多少而定。

由这方法应用的第一步骤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将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只能够对每一小部分逐一检查。假如我对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发问：“这个梦到底与你有何关联？”他十之八九是根本看不出什么眉目的。首先，我必须为他剖析梦，然后让他就各片断逐一地

告诉我，在这一段里面究竟藏着哪些有关的意念。在此最重要的步骤里，我希望采用的释梦方法与通俗的、过时的、野史记载的那种“符号释梦法”有异，而与前述的第二种方法“密码法”较为接近。与此相同的，我也是一段一段地，而非以整体来研讨；同样，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截砌物。

在我对“心理症”的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曾作出过一千多个对梦的解释。我在此介绍释梦的理论与技巧时，并不准备使用这些材料。因为一般人或许会认为，以这些病态的梦所作的解释并不能够推广和适用到普通正常人的梦。同时我还有别的理由，由于所有这些梦的主题，难以脱离导致其心理病态的病根，所以这种梦每个都须有详尽的特别说明，以及有关其心理症的性质和病源的研究报告，这些都将是极不寻常，而且会与梦的本质有相当大的差异。相反地，我的目的是——但愿能找到一条路，运用梦的解释来解决“心理症”病人心理上棘手的问题。可是，我所收集的梦大多数是那些“心理症”病人的梦。若要我舍弃这些材料，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朋友偶尔于闲聊中谈到的梦，或一些我在“梦生活”的演说中曾经举过的例子了。可是，不幸得很，我却又不能对这些梦作真正的分析来寻求其真正的意义，因为我的方法比起一般的“密码法”难度大些。密码法只要将内容对照那已确立的“密码代号簿”，而我则认为同样的一个梦，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将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最终我只得采用我本人的梦——一种基本正常的人所做的梦，其内容的解析十分丰富，而且方便，与日常生活本能地寻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关系。当然，在此我将遇到“到底自我分析的真实性可靠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而且这种分析就其不确定性也几乎是无可否认的，但就我而言，自我观察总是较观察别人真切些，同时这样一来，还可顺便看出用自我分析的方法，究竟能够完成多少“释梦”的功夫。诚然，在我自身内在方面，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每个人总是对暴露出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

细节相当不乐意，同时也担心别人对它的误解所造成的影响。然而，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这些顾虑，德尔勃夫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必须具有承认自己弱点的勇气，假如他认为那样做会对解决困难的问题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我相信，读者们能因为这种心理问题的解析所带来的兴趣，而原谅我的轻率。

所以我想在此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种梦均须有一套“前言”，因此我想请读者先生们，先将我的兴趣暂时看作是自己的兴趣，全神贯注于我的身上，甚至包括我生活上的一些繁琐细节。因为这种转移，将是探究梦的隐含所必须具备的兴趣。

前 言

一八九五年夏季，我曾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一位与我家交往颇深的女病人。由于老是担心一旦失败将会影响到我与她家人的友谊，而令我倍感困难。非常遗憾的是，她在我手中的治疗经过并不太顺利，我只做到使她不再有“歇斯底里焦虑”，但她生理上的种种症状并未得到根本好转。那时我尚未确知“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标准，所以我以为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彻底但不见得能使患者接受的“办法”。后来因为患者的不合作，我们停止了治疗。有一天我的同事奥图医生拜访了这位患者——伊玛——的乡居，回来后对我谈及此事。当我问起她的近况，所得的回答是：“看来似乎好一些，但是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有如指责我的过失，于是我猜想，一定是那些起初就不同意伊玛找我治疗的亲戚们又向奥图说了我的一些坏话。但当时我并不十分在意这种不舒心的事，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当晚一怒之下就奋笔疾书，将伊玛的整个医疗经过作了详细的分析，寄给我的一位同事——M医师（当时他称得上是我们这一行的权威），想让他判断，究竟我的疗法是否真有让人非议之处，就在当晚（或者是隔天清晨），我做了一个

梦，这是我当天一醒来立刻写下的——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之梦

一个大厅里宾客云集，伊玛就在人群中。我走近她，第一句话就是责问她何以迄今仍不接受我的“疗法”。我说：“若是你仍感痛苦的话，可不能怪我，那是你自己的不对！”她回答道：“你可知道我近来喉咙、肚子、胃都痛得厉害！”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变得如此苍白而浮肿、虚弱，我不禁开始为自己从前可能疏忽了某些症状而担忧，于是将她带到窗口，借着灯光检查她的喉咙。就像一般装有假牙的淑女们一样，她也免不了有点不情愿，实际上我以为她是无需这种检查的。——结果在右边喉头发现一块大白斑，而别的地方也有广布的灰白小斑排成层层花斑似的小带，看上去很像鼻子内的“鼻甲骨”。于是我马上叫M医师来再进行一次检查，以证明我的发现……M医师今天看来不同于以前，苍白、微跛，而且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我的朋友奥图也出现在伊玛旁边，另一位医生里奥波德在叩诊她的胸部（衣服并未解开），并说道：“在左下方胸部发现有浊音，还发现她的左肩皮肤上有‘渗透性’病灶（虽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M医师说：“这显然是由细菌感染所造成。问题不大，只要泻泻肚子，就能够把毒素全排出来。”……而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是怎么造成的，大约不久之前，奥图因为伊玛当时身体不舒服而给她打了一针，“propyl……propyls……propionic acid……Trimethylamin”（这项药名因为是以粗印刷体出现的，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其实，人们一般很少轻率地使用这种药的，而且当时的针筒极有可能是不够干净的……

这个梦似乎有多处占了人家的便宜，很显然与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有关联。根据我的“前言”，读者也许可看出一点迹象：奥图听到伊玛的消息，写治疗经过寄给M医师……这些事一直到入睡时仍萦绕在我的头脑中，因而产生了这么一个怪梦。事实上连我本人也无法完